



栀子花竟然睡了那么久

谭延桐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我养了一盆栀子花，我对它要多好有多好，把最好的花盆给了它，把最好的泥土给了它，把最好的位置给了它。知道它喜水，便适时地给它“喂水”。隔段时间就给它施一次肥：固体的肥、液体的肥都施，还把最好的鹅卵石悉心覆盖在泥土上面……这，还不够好吗？

说实话，栀子花最初的表现也是令我满意的，虽然总是不开花，但叶片是绿油油的，看上去相当精神。它抖擞的精神，自然也给我带来了许多感染力。那段时间，我是相当喜爱它，总是盼着，有一天它能够开花，施展它更多的魅力。

不开花，倒也罢了。可是，你看它，是越来越懈怠了啊——叶子掉光了就不提了，就连枝条也开始慢慢发黄甚至发硬。我以为是我对它照顾得不到位，犹豫了片刻，我拿来剪刀，开始给它“理发”，理完了，把枝条剪得恰到好处，便继续给它“喂水”。

有一次，我的老朋友何蔚从武汉来访，他对植物颇有研究。于是，我便请教他：“是不是水浇多了？”听了我的描述，何蔚说：“即使是泡在水里，栀子花也是能活的。”听了何蔚的话，我放心了。因为我总怕我的溺爱，会耽误栀子花的成长。爱得太浅不行，爱得太深也不行，要适度地爱，这个道理，我自然是十分清楚。

因为栀子花就在书房外面的阳台上，只要我有时间，便会

情不自禁地过去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祝福它。可是，似乎我的祝福是无用的，它看上去仍然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不忧伤是不可能的，可是，我没有放弃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。

过了两个月，它一直都处于昏睡状态。我知道，它是在装睡，并不是真的已经睡过去了。装睡，我就要叫醒它，让它从长长的梦中醒过来。于是，我也一直努力着。

努力着，盼望着；盼望着，努力着……

终于！也可能它终于被我给感动了吧，终于冒出两个小芽儿！我给那两个小芽儿，一个取名为“希希”，一个取名为“望望”。

就这样，过了半个多月……越来越多的芽儿，像比赛似的，开始往外冒了。“它们，都还是些婴儿，我要好好地呵护……”我喃喃自语。于是，我给栀子花换了一个更加明亮的地方，不仅可以接受明媚的阳光，而且，只要下雨，雨水就会顺利地抵达它的身边……

叶子，开始出现了。一片一片的叶子，像小精灵一样，在阳光中尽情舒展它们的腰肢。一些生机，一些盎然，一些活力，便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我看着，心里自然是充满喜悦的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些喜悦真实的分量。

“淘气的花儿啊，你终于彻底地醒来了。可是，你能告诉我，在你睡着的时候，究竟梦见了什么？”我念念有词。栀子花似乎听到了，在风中得意地舞动，舞动着它的腰肢，也舞动着它的思绪……



摘花飞叶

述怀

老杨有一双好手，手掌厚且宽大，手指长度均衡，十四节指骨既不凸出，也不凹陷，连位置也生得刚刚好，像被最精密的仪器操控着，稳稳钻进肉里。

老杨还是小杨的时候，人人见了都说，小杨这孩子天生一双大手，抓起篮球来跟喝水一样自然，是个运动员的好苗子。“我就是当篮球运动员的命！”他昂起头一脸傲气。小杨妈看着小杨飘着红叉的成绩单，又看看小杨的手，脸色有些复杂。

果然，小杨的傲气在高考发榜时消散了，直到面摊老头端面时看到了小杨的一双好手，眼睛睁得溜圆。“咦——”老头把面推小杨面前，用围裙擦了擦沾了油花的手，“娃儿，你先吃着，不够再免费给你加面。”小杨在他妈絮絮叨叨的骂声中加了两次面，吃得满头是汗。末了，那老头慢悠悠地走过来，收钱时还不忘搓了搓小杨的一双手，“好家伙，手上还真不出汗。考不上学有啥要紧，跟我老汉学手艺饿不死。”小杨妈把眼泪一抹，往桌上的钱上又叠了几张票子，“学一门手艺也好，考不上学的人有的是，不吃饭就能活的人可没有。赶紧拜师傅。”

学了手艺，开了面馆，娶了师傅的孙女，送走了老娘，小杨变成了老杨。老杨的一双好手又稳又快，和面一斤面三两水不用秤和杯，削面如飞刀摘叶，如银鱼戏水。冲着这一口筋道嫩滑，店里顾客挺多，老杨媳妇玉红的衣服也就越穿越新。老杨开始絮叨着要个儿子，将来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他，却被玉红啐了一口：“咱家孩子以后可是要考大学当高材生的，谁像你起早贪黑地削面。”老杨想起没有实现的篮球梦，和面的手顿了几秒。

对街传来劈里啪啦的鞭炮声，玉红慌慌张张从外边回来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坏了！”

玉红把裙摆一摇，回了后屋。老杨心不在焉地和面，想起前些日子，常来面馆的老客念叨着对街口盘了个铺子在装修，一打听老板要做刀削面馆。那老客心好，回头吃面的时候就跟老杨通了个气，老杨没当回事，笑笑没说话。

街那头的鞭炮放完了，隐约传来主持人用麦克风说话的声音。老杨不急不徐地和完了面。面要“三揉四醒”，还要“手光、盆光、面光”，心也得光。老杨揉着面团想，玉红急什么，总归，新衣服少不了她的。

老杨没料到，对街上的竞争对手竟是个铁皮东西，开张第一天，老杨备的面头一次没用完。玉红埋怨他：“我早告诉你了，还不当回事，店里人都跑了，全去铁皮机器那吃面了。”老杨半信半疑，铁皮机器能削面？煮进汤里，岂不是一股铁锈味儿？但店里的顾客确实少了，面也没用完。老杨把汗一擦，跨出了杨记面馆的玻璃门。

过了饭点儿，也不妨碍新面馆门前排着长队。老杨透过窗户看过去，店里满是人，后厨是半敞开的，里面的机器人手臂微微颤抖，手上动作不停，面片“唰唰唰”地飞进了锅。阵势倒不小，老杨心里想，就这么一个破机器，能比得上师傅几十年传下来的手艺？

老客笑容满面跟过来说：“每分钟140刀，一分钟能削20碗。客人要是挑剔，还能切出薄厚不同。”老杨不吭气，玉红气得三天没怎么吃饭。

没两天，服务员小翠不干了，要去厂子打工，老杨知道，她是怕面馆倒闭了。老杨叹了口气，把小翠工资结了。眼见对街那厢红火，这边老杨的面越剩越多，玉红觉得浪费，捡起来要包饺子。客人们闲聊间也不免提到隔壁的削面机器人，老杨听了暗自恼火：“我就是个厨子，我不懂那些事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可私底下，老杨想让玉红买一碗机器人削的面，尝尝味儿，可两人都拉不下脸，最后还是玉红尴尬地说，买回来也是坨了，这事才过。可老杨依旧不信，自己半辈子功夫不抵那个机器？笑话，老杨把案板一放，挽起来袖子，又开始练手上的功夫。

面是骨，淋上的臊子是肉，葱姜蒜撒上是皮，一碗好面肉骨皮皆备，只有人，才能给出魂。面不离刀，胳膊伸直，一手端平，手眼一条线，一棱赶一棱，平刀是扁条，弯刀是三棱。如此削出来的面才中厚边薄，似柳叶弯弯。老杨的手宽大厚实，即使汗流浹背，手也是干燥的，因而能把案板托得纹丝不动，面片飘飘洒洒落入沸腾的煮锅。都说炒菜要有“锅气”才有滋味儿，老杨觉得自己的削面飞刀就是所谓的“锅气”，刀在，面的魂就在。

老杨备的面团少了，夜里总做梦，白天起来，精神头也不太好，玉红问老杨做了什么梦，他也不说。她没想到，老杨是不好意思说，梦里，那机器人时而变成一堆废铁，时而被他砸坏还浇上了油漆，机器人趴伏在地上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羊，他便跳上去，骑着耀武扬威地在街上走。一大把年纪的人了，还做这些幼稚的梦，老杨醒后有点尴尬。

日子还是得过的，老杨不练飞刀了，他去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商业书，没事儿就坐在店里看，研究“创新”。

那几本书看着看着，“创新”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店里的人多了起来，“那机器人做得面没味儿，吃着真没意思。”客人们说完就吸溜吸溜地吃起面来，玉红又换上了新衣服。

老杨还是梦见骑着机器人在大街上跑，这一次他心里无比爽快，在梦里，他的手里有无数把飞刀不间断地扔出去，人群中绽放出绚烂的礼花。只是有个问题他想不通，这机器人，咋就不如人呢？



春

张曙光

寒冷的日子
哥哥拉着一车煤
姐姐和我
用冻得失去知觉的手
在后面推着

穿越岁月的泥泞
走着，走着
旷野就散开了

母亲，双鬓冰雪
眼含慈悲，
站成了一树绿荫